

藏书话趣迷“狐狸”

——读陈满意《迷上纸狐狸》

刘磊



《迷上纸狐狸》陈满意 著
中国华侨出版社
2026年2月出版

《迷上纸狐狸》是陈满意沉淀多年的心血之作，融版本考据、藏书记闻与文人情怀于一体，全书收录三十四篇文章，聚焦自己收藏的清代中期至民国旧籍，细致梳理版本源流、真切记录藏界见闻，生动讲述文坛轶事，笔墨间意蕴悠长、趣味盎然。

其一，版本信息介绍完备，于细节处见真章。陈满意对每一种藏本的形制细节都考究入微，从开本尺寸、纸张墨色，到版式行款、装帧工艺，无不细致描摹。如写安徽霍邱人裴景福《河海昆仑录》，他记下竹纸材质与尺寸，梳理四卷内容脉络：卷一记述广州至河南的行程，卷二至卷三记录陕西到甘肃的见闻感想，卷四记载进入新疆后的风土人情。书中援引“难从碧海求神药，再溯黄河问女牛”“一笑何时便脱去，芒鞋蹶起到昆仑”，点明书名出处，又标注书前王树枬序、裴氏自序与书后附文，为晚清边疆史研究留存了珍贵史料。谈及泉州诗人丁玮《问山诗集》的“金镶玉”修复工艺，作者娓娓道来其中巧思：原书为白棉纸，书页有所残缺，修复时衬以白纸，让天头、地脚与书背层次分明，金线白衬相映成趣，既加固书页、延长典籍寿命，又添古朴雅致之态，修复后册页增厚，古韵愈发浓郁。对于张充和旧藏《山海经笺疏》，其记述更是堪称范本：此为光绪年间刊本，原装旧函，一函四册，原签原线，品相完好；函套书脊留有张充和手书隶书题签，古意盎然；

全书尺寸规整，共计三百零七叶、六百一十四面；版式严谨，半页十行，每行二十二字，小字双行体例统一，左右双边、白口清晰，版心镌刻书名、卷次与页码。全书共十八卷，附《图赞》《订讹》《叙录》，体例周全、刊印精良。如此这般详尽的版本考述，在书中俯拾皆是，让读者直观领略古籍风貌，足见作者深耕藏书领域的专业素养。

其二，引用证据搜罗备至，于考据中见严谨。全书考据扎实、征引广博，既参考诗文大作，又援引诗话书话，还披览昔日报刊，对古籍刊刻背景、文本异文、版本流变与史料渊源梳理详尽，字字有据、句句可考。书中《记载动物之良书〈虫荟〉》一文介绍，《虫荟》全书五卷，分羽虫、毛虫、昆虫、鳞虫、介虫五大类，收录物种共计一千零三十九种，征引古籍三百六十余种，搜罗广博、包罗万象。书中逐一记载物种产地、形态特征、生活习性与古今异名，辅以精辟按语，订正典籍讹误、辨析品类差异，同时收录民间趣闻，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身。作者又援引周作人《知堂书话》中对此书的盛赞，称其内容丰富、妙趣横生，是难得的古代动物类书。而《油印本〈瓶粟斋诗话〉》一篇，品评近代诗话亦是见解独到，作者援引张寅彭、蒋寅等名家论断，直言其论诗不囿门户、秉持公允，摘句评诗、追本溯源，如老吏断案一般鞭辟入里。文中评述金天羽、钱振铎、梁启超、吴昌硕、邓散木等近代文坛、艺坛名家，留存了大量同光诗坛与民国文艺界的鲜活史料，文献价值颇高。

其三，引用掌故信手拈来，于轶事里见温情。旧书之美，不只在纸墨版本，更在于书页承载的人事浮沉与文脉故事。作者行文从容淡然，将古籍背后的文人往事娓娓道来，意趣盎然、新人耳目。书中《裴景福在边疆写〈河海昆仑录〉》一文记述皖籍学人裴景福的遭际，他身为晚清进士、边疆官吏，世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，有人斥其行事严苛，也有人赞其勤政明断、富有才略，多元视角塑造出立体鲜活的近代士人形象。《父子两代人编校完成〈晚汀诗稿〉》一文，记录书香世家两代人狄为璋、狄君武等接续校勘诗集的雅事，尽显文脉代代相传的可贵。行文间顺带提及狄君武的生平交游，他早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受教于陈独秀，日后也曾多方奔走，致力于整理、刊刻陈独秀遗著，奈何时局动荡，诸多文稿最终未能如愿面世，成为文坛一桩憾事。全书中类似掌故还有很多，淡淡着笔，不作过多铺展，点到即止。一桩桩尘封轶事，让冰冷的古籍拥有温度，让远去的文人变得鲜活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传承的敬畏，以及对文人风骨的尊崇。

其四，所藏图书精良、递藏有序，于传承中见坚守。藏书之道，贵在求精溯源、守护文脉。作者多年潜心藏书，所藏多为清代至民国稀见刊本与名家旧藏，珍本云集、品质上乘，且大多流传有序、脉络清晰。书中提及的《一粟楼遗稿》，先后经由古籍版本名家雷梦水、知名藏书家姜德明递藏，名家手泽代代相传，可谓吉光片羽、弥足珍贵。而他珍藏的光绪刊本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更是一段雅藏佳话。此书原为民国才女张充和旧藏，2010年张氏旧藏公开拍卖，后由北京画家挺年购得并题写跋语。2013年，此书再度现身网拍，作者历经八十六次竞价才如愿入藏。他自言多年深耕乡邦文献，一直搜集整理张充和曾祖父张树声的相关史料，对张氏文脉心怀敬重，虽数次尝试恳请前辈题署书名而未能如愿，留有遗憾，却始终不改爱书初心。一卷旧籍辗转多位藏家，历经数十载光阴，终归于知音之手，既是典籍之幸，亦是文脉之续。

《东走西顾》自序

李伟明

2025年4月，我的第20本著作《书之书》举行首发活动时，就有读者提问：“不知你的下一部书是写什么的？”当时，我没有公布答案。其实，“下一部书”早在《书之书》完稿之时，就已经有准备了。《书之书》是一本关于读书的书，我想，接下来，应该写一本关于行走的书了。古人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确实，只有把读书和行走结合起来，一个人才能变得通达、睿智。光顾着读书，可能成了两脚书橱式的书呆子；光顾着行走，则可能成为走马观花只重表面的浅薄者。

我在行走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不足。出身农村，读大学之前，最远也就到过县城。虽然向往很多城市，但只能在地图册上臆想。偏偏大学是在离家最近的地级城市赣州读的，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赣州工作，工作的多个单位都没有什么出差的机会，加上当年交通不便，要钱没钱要车没车，所以，在外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少得可怜。

虽然少，但也不是全然没有。要说起来，还是以前缺乏这种意识。即使外出，也不用心，只是随便逛逛而已。这种无意识状态下，行走便谈不上质量了。就如人家调侃某些旅游团队：“上车睡觉，下车拉尿，景点拍照，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。”不走心，不过脑，去了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，走了也是白走。

2008年，参加中国报纸副刊学会组织的年会，去了柳州。按他们的要求，参加采风活动应该动手写点东西发表在报纸上。在柳州，对我触动最深的是柳宗元，于是，便有了《柳州那座祠》这篇小文，也就是这本书的开篇。次年，又参加了云南红河等地的采风活动，就这样，陆续有了几篇和行走有关的文字。

此后多年，只要有外出的机会，都会努力写点文字。但机会不多，十几年下来，这种类型的文章也没积攒到多少。直到近些年，当其他题材的文章陆续被结集出版，只剩下这一组文章还没找到归宿时，我想，得抓紧让它们归队了。

于是，这几年，我有意识地找一些地方走走。只是，因为工作性质所限，只能利用每年那几天公休假，而且还不能走得太远。人一旦有了想法，有了目标，事情便好办多了。因为计划越来越明确，推进的速度也就更快了。到了去年底，便有了这本集子，书名早就取好了：《东走西顾》。如果说《书之书》是一本“读”出来的书，那么，《东走西顾》就是一本“走”出来的书。

我把这批文章定位为文化旅游类散文。这些行走，都是草根式的行走，也许贻笑大方，但我认为对自己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人们常说“见多识广”。多走几个地方，就会更深切地理解这个词。只有看到的、经历的事情多了，见识才能上去，否则就是井底之蛙，孤陋寡闻。为什么很多人可以侃侃而谈，旁征博引，而且视角独特，思考深邃？除了阅读，人家还有行走。比如当年的余秋雨，便是典型的用“脚”写作，曾经在散文界刮起一股旋风。没有谁天生就懂那么多，见识都是后天不断积累出来的。以前，对“游学”也不甚理解，以为就是散散心玩玩而已。走过之后就知道，游学，对于增长见识、开拓思维，确实是大有裨益的。只囿于校园甚至教室，培养不出有思想的学生。

与古人相比，我们要感到幸运，现代人行走便捷多了。尤其是汽车普及之后，更是可以“说走就走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“交通自由”。由此，不禁更加佩服那些走南闯北的古人。比如李白，什么工作都不用干，没有工资竟然可以足迹遍及那么多地方，并给它们留下宝贵财富。比如徐霞客，在那样的交通条件下，竟然可以成为专职的旅行家，征服那么多山峰。如此看来，我们还是懒惰了。世界这么大，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出去走走？走出去，可以学习很多新东西；走出去，可以思索很多新问题。走出去，一定大有感悟，大有收获。



《东走西顾》
李伟明 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

